

水經注釋附錄下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洪适水經注碑錄跋曰右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見于水經者如此周秦先漢刻石皆用篆故不錄有不著歲月疑似難明者亦并載之道元罔羅四方異聞所涉獵者廣博傳疑書疑宜有譌誤而轉寫歲久後人更失其真時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若袁梁王紛之類則又仍其舊也其碑到今不毀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姑聚其說以見思古之意夫物莫壽于金石而大書顯刻光沈迹絕者不可勝計獨傳之竹帛猶可久此君子所以取乎編類之書也水經曰上郡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爲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一

車送之次仲化爲大鳥落翮于居庸山中又曰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秦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于秦其說固已二三案齊胡公以周孝王時卒歷數世至宣王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秦有小篆旣云隸出于篆不應篆未萌而隸先作也書傳多以隸爲程邈所造兩漢書亦云然當据正史爲是異端之說非所惑也隸釋楊慎水經碑目引曰陸士衡曰碑披文以相質持此言也以觀于先秦兩漢之石刻其辭用韻如劉熊碑末之三詩皆四言費鳳別碑石子才所製終篇皆五言尤爲奇儻披文之類

也其敘事如邊韶滎口碑劉靖碑可裨史傳廣遺逸相質之類也余嘗錄金石古文起三代訖漢又觀酈道元水經注博收古碑惜其不盡見撮取其目而考評之以詒好古同懷云昧者攬未觸手而輒強言曰歐陽趙明誠所錄已具矣斯非同懷之人知言之選也請賜置之

本書

一清按升菴節錄水經注碑目編成一帙其孫宗吾爲之梓行然其書別無發明且于酈注所載尙多遺漏而云撮取其目而考評之殆虛語耳又跋云道元水經注天下之碑皆載焉言夏景驛途疲而莫究則凡所書皆目覩若以屬人豈有同懷知己者噫好古若道元今實鮮矣又云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于林邑外夷亦在紀述可謂詳

水經注附錄

卷下

矣其心折如此

王禕水經序曰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尙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河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卽鞏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

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
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
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
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
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
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
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
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
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于周公而
云張仲孝友倉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
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三

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
疏畧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於
遷就間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
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
絡也大川相閒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綦布皆因水
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
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繇互無易州縣之設更草不常故覓
州可移而濟河之覓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
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于
州縣以爲書州縣更草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于
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與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

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系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與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王忠文公集

楊慎水經序曰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斤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

水經注附錄

卷下

四

在凡六十以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之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爲未精審遂啓疑于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于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俶詭畢陳于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輜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爲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且萬餘里名川支津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

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匯傳者摘其爲記者之誤至于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經之補逸乎乃獨久湮于肆篋者亦由知之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水經注附錄

卷下

五

經皆貴諷說賤才始是末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升菴文集

一清按楊子可謂失言矣水經一書歷古志記莫能定爲何人所作乃云桑欽姓名由道元而泯亦甚誣矣道元歷覽奇書掇其菁華薈萃此編大半爲末學小生所未見卽其造句驚人遣辭則古六朝文士終當斂手避席自可成一家之言固無專藉于經而猶依據舊典以附麗已說蓋不欲徑當作者之稱耳若夫獺祭之徒或喜其文采絢爛取爲詩材賦料之用至比之玉壺冰卧遊錄雕蟲小技烏足數哉不知其有功于神禹之故迹而爲來學之津梁世

乏竊比之心窮經博史之彥罕有深味其言者然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注引其支流至一千二百五十二較之本經不啻什百譬諸人身官骸雖具而無筋絡血脈以貫通之能全其生者鮮矣誠使讀是書者專壹于經而不釋之以注楊子雖敏能通其義否與楊子且援儀禮之于曲禮春秋之于三傳以爲說吾卽以春秋而論孔子修魯史之舊文筆則筆削則削苟束三傳于高閣憑臆見而逞淫辭乖違聖心不知幾萬里而遙也況水經成非一時一手豈得上與聖經同日而語哉幸有道元爲之詮次缺者補之繆者正之杜佑通典訾毀百端識者已極辨其非矣彼陳振孫者于書錄解題中徒拾君卿之唾餘而楊子

水經注附錄

卷下

六

又逐陳氏之後塵何哉今本水經注日起河水迄斤江水百十有六較唐六典注所稱亡二十一篇楊子云凡一百十有一是于書錄之明白易曉者舛戾尚若是悠悠之口烏足信乎厥孫宗吾又爲之梓行吾是以歎明人刻書而書亡而正楊之作不可以已也

盛夔題水經後曰右水經三卷撰于漢桑欽氏而校輯于升庵楊先生溯源達支縷析無遺一展卷閒不必跡禹之跡而天下了然在目余嘗因是攷之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天地之外也水入東而復繞西又滲縮上升而下流于東耳其說亦近似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非

若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古之聖賢有見于斯川上之歎觀瀾之喻源頭活水之咏獨壘壘焉欽之見未必識此乃能幽探廣采會博歸約窮千古於管端移萬里於几席其用心亦密矣視彼胸吞雲夢袖藏東海有不足言者雖然有先生爲之表章而欽之著述始顯否則湮沒弗傳與物澌盡矣寥寥百世其心孰從而白耶噫浦珠煥劍失而復全鬼神尙呵護之而况斯帙有裨治理者焉造物不終棄之而待于今謂非有數存乎哉先生涵泳聖涯此特緒餘耳顧余何能測其浩瀚縱覽之餘繕本而梓之亦得以竊一勺之潤本書

一清按盛夔無錫人號筠谷道人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七

楊慎跋新刻水經注曰吳中新刻酈道元水經規制裝潢其精但誤字苦多矣誤而相似魯魚帝虎猶可改也所恨爲淺陋妄庸者以意匠擅加筆削如立碑樹桓本桓楹之桓今乃妄改爲松柏之柏枉人本山名枉人已見哀江南賦今乃改枉爲柱弱年崽子崽子改切楚人謂子曰崽今不知崽字妄改爲弱年女子熒山刊石妙在熒字今乃改爲焚何異小兒語耶

升菴文集

黃省曾刻水經注序曰水之爲德大矣哉道生天一職統材五發始西極產母隅也折赴東墟趨子方也灑灑昭化妙之初質流瀾符於穆之神用厚氣肇之升盛露雨由之感澤象曜資之光明元黃本之浮載穹灑倚之配密雲漢會之紀戒

圖書託之興瑞祇軸寄之融絡是以寓目者歎其渾逝臨淵者頌其靈長且兆類非此無以胚阜萬里非此無以準平醴養非此無以烹膳而育年壤墟非此無以灌溉而興穀法其形勢而樹都廟因其限隔而分州域舳艫興而窮遐互通堤鑿成而塉瘠咸利鍾匯之區則珠玉以登枯絕之野則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則皇波達貫坦乎國紀封原割畫則百川斷裂洋然險防況其精通天步體轄人事海安而知內寗河清而期聖出徙焉卜廢竭以表亡則代運之隆衰而姓庶之災吉亦可觀也但卑赴其常決疏爲順平成之績粲在夏書其宣導也必探夫源首其排入也必極夫歸納以奠以敷號名俱炳厥後九邱不傳四岳薶緼周官存藪浸之畧爾雅開

水經注附錄

卷下

八

崑崙之端若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況王澤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醜激巨右改張是以啓塞靡恆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緯紘紘純純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特創此作追法貢體錄爲新經羅并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注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鈎派畫條科以罄脈衍務討異奇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是乃曠絕之觚翰也然規綱則舉節解未彰迨於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宏襟擅圖輿之顛學隨經抒述掇籍宏鋪剖說十倍于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眾援以明譌

或極辨而較是或哀述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
臯維夾竝之坻岸環閒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鎖被之巖嶺迴
注之谿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
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撫右采豈曰桑欽之詰釋實所以粉飾
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
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于叙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
於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根柢水者山之委枝故談
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荆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
可判離者也故并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稗輯之煩勤爾客
謂二經所記于今矛盾矣其將舍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榆
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九

桑鄴之括纂猶之妣禹之告成也今卉藥非簠簋之稽案成
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擯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濶可乎
況山殊稱目而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
惑焉粵溯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
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
也殘遺秦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
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澂演之而聚書唐典
繫之而建郡守節屢登于正義應麟富載于地鈔江淹補之
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頓蹟古人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希
怪狀寫物靈暘探荒極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翕鑿度
率眇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諏帝采則二經者亦寰內不刊

之珍典也

五嶽山人集

王世懋水經注序曰蓋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其言闕肆麗商大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宜傳云爾第校讎未精亥豕時混人非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愛此書志存嘉惠乃延江都陸君至白下假以歲月窮其搜剔於是梓匠殫技觀者厭心書成陸君以屬世懋爲之序曰物于天地閒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浸漑萬靈功至矣譬之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也治身者不循其血脈意醫無所藉手治水者不辨其條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世令荒度者受成乎子長號爲良史書止河渠蠡測一勺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世所憑依見天地之血脈

水經注附錄

卷下

十

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書雖多註漏體嚴詞雅故是作經法也後魏道元疏之旁引百家時發雋語流湮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以爲談然經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不能千載而余所覩記源流或盤何也蓋其說有三焉首楞嚴義云見水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是知人之一身從少至老其間枯溢流壅種種不一行天地間而欲令千載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其解一也時代陵谷聚落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而名非道元所以著新莽之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盡元氏舊疆卽波流不改而名號已殊安所定爲故都繩其繆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傳之載籍尋源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

耳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况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先民鑒惟來哲好古者尙其奧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馮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怪何以見驗于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殊于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貶過其實譚執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寰宇之一快乎吳君名瑄陸君名弼皆一時嫻于文詞人也

王奉常集

朱謀埠水經注箋序曰在昔志地者禹貢而下代有撰述迄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七

于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常侍澄任太常昉先後集爲一部名地理書極稱該博隋唐之際圖史散失陸任所纂已不可得而別集自行者猶五十餘家乃今所傳僅山海佛國十洲神異數種而已然而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造語命詞殊爲彪炳則知水經一注擷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豈不誠爲六朝異書哉顧傳寫旣久錯簡譌字交棘口脛至不可讀余甚病焉閒嘗紬繹割正十之六七已與友人綏安謝耳伯婺源孫無撓商榷校讎十得八九則懼古今聞見互有異同未敢輕致雌黃也乃援引載籍以爲左券名曰水經注箋篋而藏之萬歷甲寅齊安李公分陝江右旣及奏最政教恢卓風化穆清甘棠之頌洋溢郡國閒於退食之暇延

見紳帶表章幽微一日詢古先逸典於太學生李嗣宗嗣宗偶以不佞水經注箋對公遽索觀之慨然歎曰是書脫誤可憾幾致淪廢乃今箋校精詳殆還酈氏舊物可無與當世好古之士共覩乎遂損鍰梓之仍屬嗣宗董校其事極深研幾閱五月而告成嗟乎水經一書原本山川而作非有道業名理可味也又非當世博士家言所急也李公一見輒命梓之豈無槩于中哉夫水在天地閒猶乎世之貨財也發源名山流成江河趨爲四海蘊爲雲氣還雨天下以浸潤萬物未嘗少壅也一有少壅卽至汎溢昏墊患被四方猶之高府之財瓊林大盈之藏蓄而不散納而不出理極勢窮潰決雷駭此則不覩川壅而潰之旤也有國有家者能使因是水經之理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三

引申觸類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然則公之刻此用意蓋深遠矣非規規小識所能測度矣

本書

李長庚水經注箋序曰水經在楊用修時以爲久湮搜刻方始而去其注近方有吳歙二刻并注盛行于世惜其尙不無譌謬嘗謂古書一有譌謬便成廢書然在他書譌者猶可以理測可以意更且一字之譌未必能累篇一篇之譌未必能累卷惟水經有譌非足跡所履非圖籍所載不敢擅定且出過注入之異勢也江淮河漢之異名也一字之譌逕派稍異分合頓殊此無以通彼無以受譬之人身脈絡之閒一節有礙卽爲痿廢故是書校刻之難尤倍他書南州鬱儀氏專攻此書有年而架帙甚富腹笥更廣又與四方博雅之士所得

於遐摛逖覽者互相參糾蘄歸於是遂成此書忠臣李生克
家佐有勞勩一日持以相過余往讀是書每遇疑處不能目
通輒爲寘卷今得聞所未聞喜而刊之于署因歎古人著書
立言皆于古無所沿於人無所倚或窮天文陰陽之變或索
輿地廣濶之形或藉之名山大川或馮之耳目手足或闢干
古特立之見或創從來未有之書故終其身著一家言以成
名而今人載籍滿目勘訂甚易乃不能爲古人保已成之緒
則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世界有四大水居其一然古今至
變者亦莫如水乃有疑是書與今水不無相迕者不知此適
以明其變耳又有疑桑欽於史缺其名者夫司馬遷之傳以
史記也至於漢書一傳不過寫其自序文耳何足重遷班固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之傳以漢書也亦不以范史之一傳重也欽以水經傳奚必
以史重於經邪又有謂酈注太贅者經固宜簡注固宜煩經
宜據實以書注宜旁引以證彼疑其任傳而疑經者不曰郭
之注劉之注裴之注非注也各自爲一書以行也何獨疑於
酈乎況其鈎采羣書宏鋪抒述新益見聞尙慮是書之易竟
矣今注箋一出而變者可定缺者可信博者可該疑者可證
是經之功不在禹下而箋校之功亦不在欽下矣李生謂是
書成當一序之余笑曰水經無容序也水經而贅之以序猶
序書經而贊其政事之嘉序詩經而稱其風雅之致也不幾
于燭火而助日月之光乎古今序水經者皆複語也可無序
也惟序其所以箋校水經者如此其諸君子姓名則俱載編

首之下 本書

一清按中尉為明宣獻王權之諸孫曰石城王奠堵奠堵之諸孫曰石城鎮國將軍宸澤中尉宸澤之曾孫也名謀璋字鬱儀其父奉國將軍多燿端謹好經術親課中尉經史遂貫串羣籍通朝家典故諸王孫好學敦行自周藩中尉陸榘而外莫能及也萬曆二十二年廷議增設石城宜春管理命中尉理石城王府事典藩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約束暇則瑾戶讀書著述凡百十有二部皆手自繕寫病革猶與諸子說易至夜分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棲鳥皆悲鳴越二日而逝明史有傳水經注箋乃其生平力學之驗後之論者如顧亭林以為三百年來一部見尚書古而文疏證

水經注附錄 卷下

十四

馮定遠云朱鬱儀號為多學者也校水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為據意有不安惟小註云宋板作某字耳何尤乎不學之小生見純吟雜稟黃太沖云鬱儀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見今水經序可謂切中其弊然較之黃氏吳中之刻吳氏白下之編大不侔矣謝耳伯名兆申孫無撓名汝澄李嗣宗名克家三子與有功焉同時鍾伯敬譚友夏亦開梓是書兼為評點不過標取字句之藻飾供儉腹者之諛聞膚受耳近年真州重又鏤板頗稱工緻然竊朱箋以為已有中多刪節尤乖旨趣俗學疑焉故表出之

譚元春刻水經批點敘曰白水經有注而桑氏書真為經矣注行而孤吟遙想之夫開物寄道之士若有所恃以自證其

山水之好端坐深讀若奇石佳木舟馬相澹若森森磕磕麗
我瞻矚又若塔廟碑版光我目蒼我思有高人真僧迢迢待
我可舉足提杖而一往也予少時卽知好之聞一名家前輩
歲輒一閱深歎其勤求得其書觀之筆如槁木無復冥奧似
爲考核醜記而已私語亡友鍾子曰如是則是書亦可不著
也頗與鍾子空濛蕭瑟於其中庶幾想酈子當日作注之意
而蜀朱無易先生者淵人也來官我楚揖我而坐卧于桑酈
之間當是時師友淵源通理輔性外慕等夷內懷悱發真有
如雷次宗所云者于是有鍾朱二家之選而予評遂逸去不
復能自愛惜矣予友嚴忍公家武林不妄交一人獨好余輩
所閱書而與聞子將諸同志合刻全注以爲雅人資糧夫子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五

之所得于酈注者自空濛蕭瑟之外真無一物而獨喜善長
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囚捉幽異掬弄光彩歸于一緒以
力致其空濛蕭瑟之情于世而胸中獨抱是癖且獨著一書
而死而世人猶執考核醜記以求之不幸而與類書同功嗚
呼則是書亦可不著也

錢曾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跋曰昔者陸孟臯先生有影鈔
宋刻水經注與吾家藏本相同後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
氏余因錄之其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於成都府學宮元
祐二年春運判孫公始得善本於何聖從家以舊編校之纔
載三分之一耳乃與運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鏤板完缺補
漏比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帙小失次序

先後咸以何本爲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記詳觀跋語是本在當時蓋稱完善惜後人無翻雕之者余故備錄此跋以告世之藏書家

讀書敏求記

一清按錢曾字遵王有述古堂藏書觀所載無名氏跋語則知水經注宋初所行都非足本故歐公集古錄跋成陽靈臺碑以水經注無堯母葬處也而樂永言寰宇記所引每多逸篇係奉敕纂修是惟閣本有全書耳然崇文總目已亡其五朝家所藏如是草澤之士烏從得覩足本邪元祐二年之刻大氏與今書相仿而經注淆混又必始於蜀版遷就之失非遵王此記何從悉其源委耶何聖從名郊見宋史列傳八十一卷本陵州人徙成都歷官侍從提舉

水經注附錄

卷下

六

玉局觀以尙書右丞致仕王荆公有呈聖從待制詩卽其人也

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曰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序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畧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

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
琬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
孤于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
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
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全祖望曰宇文氏殆是大
學士字文虛中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
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
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
君長尙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
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于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
水經述作往往見于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七

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
畧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
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
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甫之
博洽多識其見于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
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
之失其詳於趙代閒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
吳淞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
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今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
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
其妄也

元文類

蘇天爵題補正水經後曰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真定父祖皆仕於金公生長富貴雅好著述予自蚤歲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補正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并跋尾十卷皆已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汝礪模本晉陽志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爲江南行臺御史橐水經將板行之適奉詔錄囚湖北七月歸至岳陽與郡教授于欽止覽觀山川欽止言洞庭西北爲華容而縣尹楊舟方校水經念其文多訛闕予因以補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夫以蔡公問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難以來散失無幾余酷好訪求

水經注附錄

卷下

六

前代古文遺事而僅得此則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沒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與公同居鄉郡潭西故宅已爲釋氏所廬邱壘在滹沱之西太保莊者翁仲石獸猶存昔嘗過之有懷賢不勝之感公之行事則具秘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銘

滋溪文集

一清按蔡正甫金史有傳附其少松年後云有補正水經五篇考元遺山中州集是水經補亡四十篇也圭齋序云三卷蓋補酈注之亡卷每一篇至蘇滋溪刊行釐爲三卷史云五篇誤矣

黃宗羲今水經序曰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爲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爲詞章

之學始修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冊徒充汗惑之聲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爲詞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內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善長注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爲浦陽江以姚江爲大江之奇分若水出山陰縣具區在餘姚縣泗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槩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此與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酈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

水經注附錄

卷下

五

以爲不然璞旣南人而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爲水經之學者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鬱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淆閒用朱墨分勾乙未曾卒業若鍾伯敬水經注鈔所謂割裂以爲詞章之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諸圖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言然今世讀是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樸之誦有不辭爾

本書

水經注匯校補錄

孔繼涵戴氏水經注序曰東原氏之治水經注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典內之本兼有酈道元自序乃仍其四十卷而以平日所得詳加訂正進之於 朝

聖天子俞其書

命刊行

御製詩章冠之端首今數

百年經注溷淆前後錯簡者整之還其舊而曩時東原氏所刊某水各自爲篇爲十有四册循其注之綱目復逐條畫分俾讀者易見端末雖遵修舊文不增一語固曉然如視掌文矣第一册河水一爲阿耨達山諸水河水二蔥嶺于關二水次二册河水三乃入中國河也次三册渠至瓠子皆出于河

水經注補錄

卷下

一

之水次四册汾至清自左以次入河其間如晉水文水原公水自右以次入汾同過水澮水自左入汾餘先後準此次五册渭至伊自右入河次六册淇至漢古皆入于河次七册滎至貝則河北以東終于樂浪朝鮮次八册首濟瀆而汶則入於濟次九册淄至沐皆濟汶以次而南之水次十册首淮瀆而汝至肥皆淮之左右以次入淮惟施別于肥而入巢湖次十有一册首大江而夷夏皆出于江滙則入夏滂又入滙次十有二册漾至蘄自左以次入江次十有三册沫至顛自右入江次十有四册漸至日南二十水名則越及南海羣川罔不就序末載禹貢山水漢地水經之舊第也前數年東原氏爲予言曰是書經注相淆自宇文氏歐陽二子發而未之是

正至于字句訛舛非檢閱之勤不易得也子盍與我共治之
予因旁摻郡籍積至數十事東原氏蓋有取焉且屬予撰序
東原既書其詳于目錄予謹舉其第次之意以告世之讀是
書者

水經注補錄

卷下

二

